

从历史高峰看光孝寺

梁允麟

乾隆年间，广州知府顾光所撰《光孝寺志》是现存有关光孝寺最早且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资料，至今仍被奉为圭臬。近年介绍光孝寺的文章琳琅满目，惜皆未能有所超越，未能从今天的认识高度审视该《志》，对已发现的新的有关资料，如伦敦博物院收藏的敦煌唐写本法海本《坛经》、元代光孝寺住持宗宝改编的《坛经》最初版本以及寺内现存碑刻，未能充分运用，也就难于确切阐明该寺寺名沿革及其涵义，难于恰当评价该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光孝寺建寺缘由和时代背景

中国南方的寺院是由海道南来的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赤乌初年，东南亚僧人康僧会经广州至建业（今南京），以神异道术引发孙权对佛教的兴趣和关心。孙权因之建立建初寺，这是吴国最早的寺院，也是我国南方（指长江以南，不是气候学上以淮河秦岭划界的南方）第一间寺院。

孙权为吸收佛教文化，招引更多海外高僧来华，决定在海外高僧抵华首站的广州设立一间接待寺院。其时适值早年失欢孙权、贬谪南来、寓居原南越末帝赵建德故宅的吴臣虞翻病故，乃将其家属赦归故籍浙江余姚，将该宅拨作寺院，赐名“制旨寺”，意谓

该寺奉皇帝命令建造。今人简写作“制止寺”，这是错的。陈

宪猷校注的《羊城古钞》据之注释“制止：佛家语，即制

心止（注：原文如此，未便改动），谓抑止心欲之

动，不使受外物之动而作恶。”殊乖原意。按当

年佛教刚传入我国南方，吴国君臣对佛教教

义一无所知，怎会以之命名寺院？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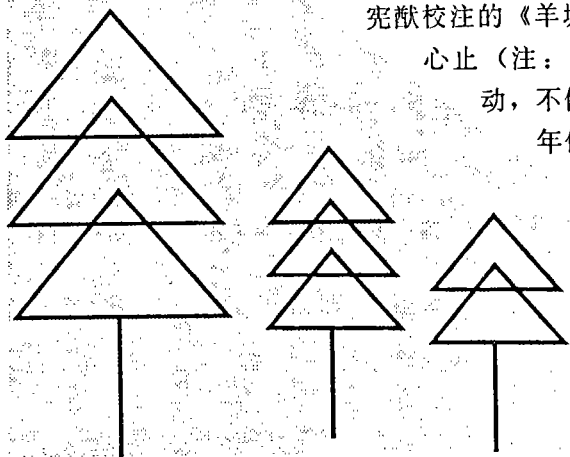
《高僧传》有制旨寺，却无制止寺。

佛家亦无“制止”这一用语。

自《光孝寺志》倡言：虞翻死后，其家属舍宅为寺。其后，阮元

《广东通志》、戴肇辰《广州府志》

遂皆沿袭其说，影响及今，循而未



改。其实，虞翻当年以罪宦身份居住广州，属于撤销职务，远州安置，所在看管的犯人。对其居所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何能处分？广州当年尚无本土僧人，“舍宅为寺”，舍给谁？谁为之建寺？当时有条件建寺的只有政府。政府建寺要回土地房产乃强制性法律行为，非罪犯家属的施舍善举。据《三国志·裴注》说，虞翻晚年，奋其愚忠，上表孙权谏阻招抚辽东公孙渊，致再贬猛陵（梧州西南）。则舍宅之说，更属荒唐。

制旨寺约建于赤乌十年（247），是广州最早的寺院，也是我国南方最早的第二间寺院。

二、所谓制旨寺曾改名为王园寺或朝廷王苑寺，实为误解。

制旨寺从其建寺缘由和早期职能看，它是一间接待寺。它在佛教界的作用，就像建国初期，广东省政府办的迎宾馆一样，只是接待对象不同而已。近年重修后的光孝寺，天王殿后的韦驮将军塑像一手叉腰，一手按杵。这姿势与建寺原意不合，若昔日游方和尚见此，便知此处不能安身，须另谋宿处。按佛门教规：接待寺的韦驮将军必是双手合掌，捧杵平举胸前。

东吴、两晋，海外来华高僧莫不驻锡该寺。该寺平日住着一大批外国僧人。这些僧人把该寺看作天竺的竹林精舍，或祇园精舍，是王者施舍给佛弘法的地方，是朝廷延请接待外国高僧的处所。所谓朝廷王苑寺，所谓王园寺，实是这般外国僧人对当时制旨寺的认识和称谓，也可说是转译。而《光孝寺志》却说：“东晋隆安中，罽宾僧人昙摩耶舍在制旨寺中建大殿五间，名为朝廷王苑寺或王园寺。”遂滋纷扰。其后，或谓制旨寺并未改名，而与新建的王园寺，朝廷王苑寺各为一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实皆误：一是“寺”在古代乃官立僧舍的专名，私人建造只能称“招提”或“兰若”（音“惹”），见汤用彤《隋唐佛教史》44页，《通鉴》卷248。二是昙摩耶舍来广州，年逾八十，不久又去长安，且贫无积蓄，何能建寺？三是“制旨寺”乃皇帝钦定的寺名，他人岂敢擅改？

三、寺名沿革

制旨寺第一次改名在贞观十九年（645），称乾明法性寺，简称法性寺，所谓“法性”，即佛理。乃佛门对事物本质的称谓。佛教各个学派对之理解各异，曾是佛教史上的讨论热题。昔年居住庐山的东晋名僧慧远和被姚秦从西域迎入长安的佛学权威鸠摩罗什即曾为之互为问难。用作寺名，实具深意。“乾明”，道教语。李朝虔奉道教，寺名冠以“乾明”二字，亦见崇仰之意。

唐武宗灭佛，会昌五年（845）改称西云道宫。十四年后，唐宣宗再改为乾明法性寺。宋太祖改为乾明禅院。宋徽宗崇宁年间改为崇宁万寿禅寺。南宋，禅宗顿教盛行，该寺与之因缘密切，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乃诏改为“风幡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1151）易“广”字为“光”字。这是光孝寺寺名的全称，元代光孝寺住持宗宝改编的《坛经》封面所署就是这个寺名，而《光孝寺志》叙宋高宗所赐寺名为“报恩光孝禅寺”，脱“风幡”二字，《广东通志》又脱“禅”字。今人不明，因仍其误。

一九五四年广东省府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写油印的《光孝寺的文物历史价值》说：“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便定名为光孝禅寺，至今未改。”其实不然。当时人称该寺，或用全称：“风幡报恩光孝禅寺”，或称“风幡寺”。何以见得？一、《宋高僧传》有“风幡寺”，而无“光孝寺”。二、该寺碑廊《祖师法性像碑》碑阴铭文：“至元甲午住山法师宗宝拜赞，泰定甲子七月二十八日住持风幡嗣祖比丘慈信拜立。”称“风幡嗣祖”，不称“光孝嗣祖”。至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842）朝廷接纳寺僧请求，敕赐“光孝禅寺”匾额后，始简称为“光孝寺”。

四、寺名释义

“风幡报恩光孝禅寺”这个寺名是禅宗顿教教义和戒律的概括。

广东新兴人惠能早年投拜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东山寺禅宗五祖弘忍门下为舂米行者。唐高宗龙朔元年（661）某天弘忍命众人作偈，以表心得。惠能作两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染尘埃？”“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以其独特见解，得弘忍赏识，获传法袈裟。恐上座弟子神秀等人猜忌暗害，乃逃回岭南，隐居十六年。后到法性寺（光孝寺前身）听当时岭南最有名气的印宗法师讲经。适风吹幡动，一僧说，风动；一僧说，幡动。惠能说，既非风动，也非幡动，而是心动。印宗甚为赞赏，询知他是禅宗五祖法衣继承人，便为他落发授戒，甚至拜他为师，为他树立声誉，介绍他去韶州宝林寺（今南华寺）传法，从而揭开中国佛教史和惠能个人历史的新的灿烂篇章。这便是寺名中“风幡”二字的来历。印宗又名惠能与诸僧辩论处为风幡堂。乾隆时，寺内东廊尚有此堂。

顿教认为佛存内心，无烦外求；因而蔑弃天竺传来的烦琐教义和戒律。这虽有积极意义，但最终亦将招致顿教自身的瓦解。晚唐居住洪州（今江西奉新县）百丈山的惠能法孙怀海乃熔大小乘戒律和儒家学说于一炉，创《百丈清规》。天竺教义本倡无君无父，《百丈清规》却以忠孝为本。提倡“报恩”，“尊祖”。怀海又亲率徒众耕作，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运用家族形式管理寺院。这对朝廷大有好处，又很适合士大夫口味。北宋真宗时，年少以神童见称，十一岁便开始做官的大臣杨億便向朝廷呈进《百丈清规》，颁行以后，成为全国丛林普遍遵守的戒律。寺名中的“报恩”“广孝”两词就胎源于此。

禅寺乃对律寺而言。《宋高僧传》说，怀海始创禅院，令徒众入住，以前禅僧多借律寺别院居住，自此禅寺乃离律寺而独立。

五、《坛经》

《坛经》是顿教唯一经典，共有四个本子。最早的本子叫法海本《坛经》，是惠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惠能在韶州宝林寺弘法纪录整理而成，是研究惠能思想和顿教教义最原始、最可靠的资料。其后，晚唐惠昕、北宋契嵩先后加以改编，分别叫做惠昕本《坛经》和契嵩本《坛经》。到元代，法海本已经失传。光孝寺住持宗宝又据惠昕本和契嵩本重加改编，叫宗宝本《坛经》。除作文字润饰外，还对惠能的佛理思想作进一步阐释，使之更臻完善，成为明清以来最通行的本子。在弘扬佛法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也

保有惠昕本和契嵩本的缺点，主要将惠能在东山寺得法时所作两偈删并为一偈，并将第三句“佛性常清净”改为“本来无一物”。这不符合惠能的思想，也有背史实。导致思想界和学术界出现一些混乱。惠能虽说万物皆空，但不认为世间无一物，至少有“佛性”存在。“佛性”虽是主观的，却客观存在，有点像黑格尔的“理念”。有人说，惠能是主观唯心论者，其实他是客观唯心论者。

前两年，广东佛教协会会长，六榕寺住持云峰法师赠送笔者一部香港佛经流通处印行的中英合刊《六祖坛经》，也是根据宗宝本《坛经》翻译和翻印的。

《辞海》“慧能”条说：“慧能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偈表示对佛理的体会，弘忍便将禅法秘授与他，并付与法衣，”欠妥。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岑仲勉《隋唐史》、齐鲁出版社出版的《佛教文化面面观》也都留下宗宝本《坛经》错误影响的痕迹。只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叙惠能得法时所作两偈合乎史实。

今人郭朋集《坛经》四个本子进行比较研究，撰《〈坛经〉对勘》，由齐鲁出版社出版，有助于学术界对《坛经》的研究及这一问题存在的混乱情况的澄清。

六、光孝寺的历史地位

1、南京的建初寺今已不存。由制旨寺演变而来的光孝寺就成了广州，也成了中国南方现存最古的寺院，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简明广东史》102页说，西晋所建三归寺和王仁寺是广州最早的寺院，甚误。

2、光孝寺前身制旨寺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过重大作用。由海道来华的高僧，如昙摩耶舍、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菩提达摩、真谛、般刺密谛等莫不驻锡该寺。

3、它是禅宗顿教发祥地，是六祖惠能得印宗法师认可，落发受戒之地；又是顿教唯一经典《坛经》中最通行、影响最大的第四个本子宗宝本《坛经》诞生地。

4、它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佛经译场。四大译经师之一真谛在此译出《摄大乘论》、《俱舍论》，名僧般刺密谛在此译出《楞严经》。

5、它是明清两朝逢重大节日，驻穗文武官员集会祝釐（通“禱”）、颂圣或哀悼的场所，故大雄宝殿前檐加悬“祝圣”横额。会议费用由寺负担，初时每岁尚须供应官府花卉草木。详见碑廊明天启二年（1622）住持行珮所立《光孝禅寺革除供应花卉碑》。

6、佛教史多叙密宗在北方流行，而忽略其曾在岭南传播，盖史料缺也。寺内建于宝应二年（826）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幢就是密宗于唐末在岭南传播的物证。

七、制旨寺的地理环境

今人往往以光孝寺的现状想像三国时制旨寺的景观，失其真相。南朝梁武帝时，珠江江岸在今西关至惠福西路八仙观一带。天竺僧人菩提达摩南来广州，就在西关埠头登岸。随后驻锡制旨寺。登岸处谓之“西来初地”。三国时，江岸恐当更北。制旨寺枕山面海，寺门在今光孝路南端，背靠象冈，门临浩瀚珠江，不似今日局促市区。番禺县城在今仓边路附近，离寺四里左右。

作者单位：广州船舶工业公司